



列夫·托尔斯泰 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

张中锋 / 著

Lev Tolstoy 's earth
worship complex
and its crisis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列夫·托尔斯泰 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

张中锋 / 著

Lev Tolstoy 's earth
worship complex
and its crisis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张中锋
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09-09211-1

I. ①列… II. ①张…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 —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4848 号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
张中锋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239mm)
印 张 19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9211-1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系如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文化类）重大攻关项目：

“文明、文化与建构和谐世界研究”（批准号：12&ZD010）；

2.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审丑的生成与转换机制研究——以外国文学中的审丑现象为例（批准号：12YJA751083）；

3. 2011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托尔斯泰与张炜比较研究”（批准号：11CWXZ11）。

北斗辉耀 群星灿烂

——序《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

雷成德

捧读张中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一个别开生面、新颖别致的研究视角，引人兴趣横生，流连忘返，乐在阅读的享受之中。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大师，世界文坛的顶峰，一百多年来，盛誉不衰，至今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拥有亿万粉丝。研究，评论，鉴赏其创作、思想、信仰、社会活动及生平传记的学术专著成千上万，林林总总，如茂密的森林，不一而足。这些专著各有其独特的视角，超凡见识，久已为读者所接受。要想从中走出一条新路，实非易事。张中锋钩沉史籍，深读原作，独辟蹊径，脱颖而出，写成这部《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不仅超越了传统规范，而且为托尔斯泰研究献上了新的成果，填补了学界一大空白。

什么是“大地崇拜情结”？张中锋的解释是：“俄罗斯那广袤无垠的土地不但给作家提供着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这里的精神资源不但包括风俗人情、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还应包括人的情感寄托和终极关怀，因而大地崇拜中的‘大地’不再是物质上或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具有了形而上色彩的理想世界。总的来看，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的主要内涵是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见《导论》）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也说：“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托尔斯泰正是一位从大地获得生命力量的人。张中锋从其对大地的崇拜情结中切入，可谓深得其妙，准确而完美。

托尔斯泰以这一情结始终关照着他的全部生活和创作，宛如一根主线穿透其中，因此牢牢地抓住这根主线，便能清澈透亮地展示托尔斯泰那丰富无比的思想和创作的内涵，便能鞭辟入里地阐发其思想和创作深度。真可谓北斗辉耀，群星璀璨，美丽而诱人的艺术天空就此展现出来。张中锋的这番功力与探究，必然收获至丰至大。

二

本着托尔斯泰大地崇拜情结，辅之以诗意的审美方法，张中锋以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为对象，淋漓尽致地阐发了这一新颖的分析方法，他的选项是正确而合乎时宜的。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震撼世界文坛的史诗，长期以来，学者囿于小说结构宏伟、场面广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等纯文学元素，而并未触及小说中表现出的“大地”情结，其分析评述不免流于表层。张中锋把这些皆置一旁，从托尔斯泰崇拜大地情结切入，开辟了品味与研究这部长篇的新路径。

从“大地”崇拜情结看，《战争与和平》的的确确是一部对生命、生活、青春、激情、幻想与幸福的颂歌。托尔斯泰热情澎湃，对生活现实与前景乐观，因而对人的生命力，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充满着高度的珍视和深沉的期待，不仅如此，他对社会现实亦持有信心和希望。不论是惨烈悲壮的战场厮杀，还是和平生活的狩猎；不论是宫廷舞会的喧嚣，还是山野庄园婴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不论是年轻人充满欢笑与友谊的聚会，还是窃窃私语的闺蜜亲情……都给人以生活与生命力蓬勃流动的感人力量，这正是大地赐予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

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里说：“人的生活本可以获得无限幸福。”长篇小说里的皮埃尔、安德烈、尼·罗斯托夫、娜塔莎、玛丽以及海伦等，都以各自不同的兴趣、情感和生活方式追寻自己的幸福。皮埃尔和安德烈的友情，他们炽热的心，以及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娜塔莎活泼天真，聪明灵巧，热情澎湃，在爱情的探索中勇敢面对迷误；玛丽和尼·罗斯托夫的归宿中，透出年轻人对终极目标的执着与坚定；海伦破坏了人伦的职责与本性，错把风骚当风流……他们身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张扬着对生活的爱。即使枝繁叶茂根深冠大的老橡树，爽朗明澈引发少女游思的月光，乃至于纯净空旷朗朗深邃的天

空……也都有启迪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激励奋进的魅力。这一切都是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情结的艺术体现。

张中锋在分析《战争与和平》时，首先抓住了小说里显示出的生活真相和人身上蕴蓄的至美品质。长篇小说里浓郁、质朴而厚重的生活气息遮蔽着整个作品，使每个形象、场景、事件和矛盾冲突浸润着爱和昂扬的正能量。这样的作品显然是由托尔斯泰本人对大地崇拜的情结生发而来的。

长篇小说里不仅有生活的正能量，理性的崇高与乐观，也有生活中的非理性展示。张中锋认为非理性也是一种常见的真实，也是生活本质的有力展示。尽管非理性，人们还不承认其合法性，认为它是一种神秘的事物。张中锋廓清了这些迷雾，公正而合理地承认了非理性的神秘性及其存在。这是一个大胆的发掘，把长期被忽视的艺术表现中的非理性呈现出来。例如，《战争与和平》里所写的玛丽在父亲老包尔康斯基濒死床前的纠结心态，十分真实，目睹老人为病痛折磨的表情，内心渴望老父亲快点死掉，即使老人免受痛苦，又使亲人从沉重的感情压抑下获释，自己即将获得自由的一闪念及其所带来的快感，这似乎是神秘的，不合乎人性之常，绝非理性可支使。但这是绝真的，确实神秘，只有玛丽本人所知。然而她却无法公开说明。非理性常和感情隐私纠缠，只是一时突然冲动，虽不合理，却确实存在。其实在生活中的非理性也同样是常见的感情表现。从绝对意义上说，美就是非理性的，人们对自然或其他对象获得美感，并不一定受理性支配。审美活动中并不排斥理性，但也绝不能说，所有的审美活动都是受理性制约的。审美常常是独立的情感活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张中锋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非理性是合理而真切的，这一次勇敢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关于艺术美的突破。

托尔斯泰是位艺术实践经验极其丰富的大作家，也是艺术思维十分活跃的大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首先重视与构建的是艺术画面，直接感受生活事件的感触，引发灵感，从而构思作品情节。由此可见，其艺术思维未必一开始就受理性支配或制约，因而在艺术画面里理性和非理性交叉呈现，相互补充。

从人物造型中探索非理性神秘性，这是张中锋的一次冒险实践。他敢于提出惊世骇俗的新意，一反传统的纰漏和偏见。这其实是符合艺术实践和艺术规律的，是提高艺术质量，使艺术本质的能量从理性，也许是从抽象干瘪枯燥的概念中解放出来。作为年轻学者，张中锋深悉艺术的本质，提出一系列令人折

服的见解。因此，托尔斯泰幻化出的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使大地崇拜情结表现得最为充实、有力和成熟，是托尔斯泰取得至高艺术成就的秘密所在。张中锋的发掘与论述也十分成功。

三

随着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与思想的嬗变，他的大地崇拜情结也发生变化，与逐渐形成，并在作品不断表现出的趋向成熟与体系化的托尔斯泰主义相辅相成，此消彼长，道德自我完善的道德说教势不可挡地冲击着对大地的崇拜情结，削弱了在作品中的表现力量，这确是托尔斯泰的创作实际。张中锋观察到这种变化，并以《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与评论为契机，划分出托尔斯泰创作前期与中期的巨大分野。

尽管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有一个形成过程，远在《童年》中就有萌芽，然而大量涌现并呈强势却是在《战争与和平》及其以后的作品中，直到逝世前夕，紧张而匆忙地编撰成他的绝笔《生活之路》，完全定型。托尔斯泰主义的逐渐强化，削弱甚至损害了他的大地崇拜情结。

出于大地崇拜情结，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尽情地讴歌安娜渴望爱情的诉求，把爱情和生命视为一体。爱情不仅支撑一个人合理的感情生活，而且也是丰富一个人全部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托尔斯泰全力支持和肯定安娜的追求，而且还把她推向社会生活的顶端，成为俯视生活、鉴定生活、预示生活前景的积极力量和崇高权威，使她公开对抗腐朽的上流社会，争取母权和人权。

然而，当安娜站在这个高度，在剧院对抗虚伪残酷的上流社会时，在孩子谢辽沙的生日，勇敢地前去探望，她争取人权和母权的坚决态度却使托尔斯泰震惊。安娜的行为不符合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规范，且突破了它，从此对安娜形象的刻化逐渐涂上了否定的色彩。托尔斯泰渴望的是乐天知命，以忍受、谅解、宽恕对方，然而对生命的爱惜，对爱情的珍视，对生活尊严的维护产生了如此激烈的行为，这是他不愿意期待和看到的。正是从这里，托尔斯泰把列文——基蒂的情节线索放大了，以与安娜相对照。

尽管托尔斯泰不喜欢后来的安娜了，谴责她不尽贤妻良母的职责，采取一些庸俗的手法维护爱情等，但作者始终没有把安娜推向放荡女子的行列，仍然

坚持维护安娜的自尊与独立的生活态度，只是不愿意再度激烈地对抗社会。然而情节的演变，终于逼她自杀，完成了她悲壮一生的追求。

列文和基蒂同样也是追求真挚的爱情，渴望幸福，然而却与安娜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两条线索，双水分流，各自独立，平行展开，互不干扰。当时小说发表后，批评家理论家都未认识到两条线索相互关联的基础，认为作品的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两条线索相互割裂，很不和谐。莫斯科大学著名教授拉契斯基致信托尔斯泰，指责两条情节线索的断裂，托尔斯泰复信称，他的作品最值得骄傲之处，便是“拱桥的接合处不为人们所发现”（1878年1月27日托尔斯泰给拉契斯基的信《托尔斯泰全集》俄文版，第62卷，第377页）。自此以后，虽无人批评《安娜·卡列尼娜》两条线索的断裂和树立，然多从作品表面情节上找寻二者的接合处，这似乎并不符合托尔斯泰所说的“不为人们所发现”的说法。

张中锋在这方面，遵循托尔斯泰的自述，做了有益而实在的探索，突破和超越了前人的迷误。他合乎逻辑，而又有说服力地解决了《安娜·卡列尼娜》双水并流的结构问题。他用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情结解决了这个久悬的疑难。安娜热烈追求生活与惨烈的死都是生活本真的写照，而列文所经受的感情苦旅与焦虑也都是时代动荡造成的必然反映。安娜与列文在同时代生活，他们都渴望个人幸福的满足，这是大地为他们提供的契合点。安娜的热情与列文的伤感是同一树枝上的两朵花，有着鲜明的正反典型意义。再说，安娜在第七部自杀，退出了情节，而列文在第八部单独活动，构成单一线索，仿佛为安娜的出路做出回应，可贵的生命不应自戕，这又是大地崇拜情结的鲜明表示。人生的出路不必走上绝路，珍惜生命，呼唤人们认真对待生命，尽管托尔斯泰做出的提示不正确，但生活并不绝望，这仍是对人的珍贵的期待。还有托尔斯泰说的其小说的“接合处不为人们所发现”与张中锋的论点颇相吻合一致。归根结底，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正是大地崇拜情结互相呼应的必然结果。就这一点来说，张中锋对《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做出了超越式的新成绩。

至于说《复活》是大地崇拜情结的褪色之作，反映出作者思想危机，因而其思想与艺术成就为三部长篇中最差的。这是张中锋试图改变时俗的革新结论，足以显示他的锐气，很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危机存在但并不妨碍崇拜大地。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期创作最重要的艺术成果，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

一个是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一个是农奴姑娘玛丝洛娃，他们错误的相恋，造成了两个人“复活”，也就是从荒唐与苦难的人生中，寻获到托尔斯泰式的终极目标，赎罪与自我拯救成了他们良心复活、各就各位、和谐共处的主要归宿，的确包含着自我完善的伪道德主义，但其中也有强烈鲜明、厚重质朴的对大地的崇拜情结。不然托尔斯泰对社会、宗教、法律、政治、土地私有制等诸多重大问题发出的愤怒抗议，激烈批判，尖锐讽刺和坚决否定的无畏精神，以及为人民仗义执言的勇气，就无法说明。

托尔斯泰的创作宛如峰峦叠嶂、巍峨挺拔、雄伟庄严、逶迤绵亘的高山峻岭，三大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其傲视群小的主峰，还有大大小小的中短篇小说、剧作、论著、故事、艺术论文等围绕。张中锋紧紧抓住三大名著辨析论证，其实还用了大量精力，寻求大地崇拜情结在各类作品中碎片化的反映，以便理出一条明朗的线索，现出托尔斯泰大地崇拜情结与道德说教都有发生、发展、形成主线过程。这既有助于说明三大名著思想与艺术成熟的过程，也勾划出整体思想与艺术的风貌。

从早期的处女作《童年》到《哈吉·穆拉特》，包括《家庭幸福》《三死》《伊凡·伊里奇之死》《哥萨克》《舞会之后》《克莱采奏鸣曲》，以及《主人和雇工》等，把这些作品中的大地情结与道德主义碎片连成一线，既可为三大名著作思想与艺术的注脚，也可以发现张中锋在剖析与评述中的许多新颖见解，如对《三死》与《伊凡·伊里奇之死》里死亡意识的解析，对《哈吉·穆拉特》富有特色的精辟分析，都是极有价值的。

四

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既有俄罗斯本土的文化心态，也有欧洲社会思潮与先进的人文景观的哺育。托尔斯泰早年就把卢梭作为自己的偶像，卢梭的民主自由，崇拜自然的思想开放开启了他的思想启蒙。然而毕竟托尔斯泰生活与创作在19世纪，他顺应了时代，卢梭并未拖住他前进的脚步。他吸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诸人思想中有益的部分，拒绝了唯意志论、悲观论、放纵个人情欲等不道德的内容。尽管现代主义文学以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臬，但是托尔斯泰却并非如此，不仅不膜拜现代文学潮流中时髦的新货色，还斥之为颓废主义。托尔斯泰信仰的是人民，奉

人民为导师，他认为宇宙之中存在着永恒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大地上的万事万物都受其支配。这种哲学观念，使托尔斯泰始终敬畏客观现实，重视和珍惜大地上的一切生命，以此为基础，他对大地的崇拜情结牢固而永恒。受此制约与指导，他始终把艺术的源泉归之现实生活，始终重视和珍惜现实生活中最富活力的人，尤其是千百万农民，始终是他关怀和热爱的服务对象。他从现实生活中觅寻题材，构思作品，结构情节，创造人物形象。正因为如此，他和现代派文学的现代性无涉，尽管不排除艺术手法的借鉴。

张中锋认为托尔斯泰创作中也有相近似的艺术手法。例如托尔斯泰善于展示人物心理活动过程，似乎与意识流相近似，这种看法也只是表层的。其实，他和现代派的意识流绝然不同。现代派的意识流具有主观性的任性，可以超越时空，脱离具体情节，而托尔斯泰的心理活动过程的展示，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心灵辩证法”，依据人物所处的“情势”与人物自身的情致，必然导致的心理反应。托尔斯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不断丰富与创新自己的艺术创作手法。学界也有人从托尔斯泰作品中寻找与现代派文学相近的艺术手法的蛛丝马迹。当代作家韩少功在评述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时说：“经过这一些暗布全书的双重转换，细节、情感、氛围、形象、幻想、诗情等元素终于得到释放。托尔斯泰居然附体于卡夫卡的诡异和飘忽，或者说卡夫卡客串了托尔斯泰的广博和深厚。”（韩少功：《灵魂拼图的七巧板》文汇报，2015年6月8日，笔会版）这只是一种幻影式的推想，未必是托尔斯泰与现代派手法勾连的具体例证。

现实主义是一种外延与内含都很广泛的概念，历史渊源既深且长。中外文学史上，从古及今都有现实主义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存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高峰，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文学业绩，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成就尤为显赫，而托尔斯泰便是其中的翘楚。

长期以来，一直公认托尔斯泰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其作品自然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至高典范。这评价合理而客观，然而有嫌笼统，未能反映出托尔斯泰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复杂而漫长的创作实际。尽管现实主义可以统率世界文学，但现实主义也有各种分支和流派，各种风格迥异的作品，如此才符合文学园地百花盛开的美景。如同为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文风为魔幻现实主义，而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却是结构现实主义，两个人同为南美

的文学大师，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风却大为不同。

托尔斯泰创作历时六十余年，漫长而复杂，他不流于俗，不盲目从俗，而又不保残守缺，以他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寻找新的突破。六十年，其创作风格与文风的变化自在意料中，不能用一顶批判现实主义帽子“盖棺论定”。可是这个问题，竟然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无人提出质疑，加以改革。张中锋率先打破陈腐的学术沉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突破。

在张中锋的专著中，他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区分为三种：一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战争与和平》为例；二是心理主义现实主义，以《伊凡·伊里奇之死》为例；三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以《复活》为例。这三种现实主义区分出前期、中期和晚期不同的创作风貌及其特点，概括出托尔斯泰创作发展的实际情况。

现实主义一直是托尔斯泰遵循的创作方法。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至真”“至美”及“至善”的高度融合，严格区别于西欧的自然主义思潮。西欧的自然主义追求细节的真实，而不求本真，至真，典型化的真；只求主观的真，而不求防止客观效果的危害性。托尔斯泰的自然主义反其道而为之。

至于心理现实主义着重在托尔斯泰展示人物心理的流程，追究人物的行为、态度、活动、对话等的心理基因。托尔斯泰擅长此类写法，主要是自己本身的生活经验提示所得，另外便是借鉴前人的经验。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特别喜爱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其心理描写尤其受到推崇。双情节线索结构也使他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大量施展对心理活动过程的展示，使小说取得非凡的成就。

古典主义以理性为第一原则，奖善惩恶，《复活》的故事就带有这种特色。道德说教的加强，人物救赎自我的完善过程，都是道德主义的直接剖示。这部小说的单情节线索，似乎也蒙上了古典主义的色彩。

尽管这些名称未必选得合宜，但它确切地反映出情节结构与写作表现设置的各自特色，把托尔斯泰复杂而漫长的创作历程浓缩在灿烂多变的多姿多彩之中，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从文艺学的角度看，不尽有启迪作用。

对大地的崇拜情结和道德说教在创作的不同时期，呈此消彼长之势，前者由强变弱，后者由小变大，由次要而逐渐取得主导，尽管现实主义始终贯串其中，毕竟二者的对立使作品呈现分裂，内在情节结构产生不和谐的噪声，这不

能不说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绝大遗憾，令读者为之诟病。

到了晚年，托尔斯泰常有生命危机之虞，但他的胸中仍盈满无数美好的思想和智慧，总是担心生前不能一吐为快，带着遗憾离开人世，这种心情使他在作品里往往直接说教，或是夜以继日地编写《每日阅读》《阅读天地》等作品，特别是顽强地撰写《生活之路》一书。这种道德说教大量抬头，严重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尽管他宝刀不老，但也无能为力了。

五

张中锋把托尔斯泰作品中的道德说教、训诫、启示录、基督箴言等统称为道德主义。这实际上触及了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道德素养是人立身的基础。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大抵上是扬善弃恶，愿意做好事的。行善使善，因而社会才得以安定有序，家庭才会伦理定位，事亲至善，爱幼护悌，家庭兄弟和睦等等。然而把道德奉为一种无所不能，解决社会矛盾的道德主义，那就夸大了道德的威力，走向另一极端。

托尔斯泰自称“我的信仰是基督教”，在俄罗斯则称之为东正教。托尔斯泰当然是东正教的一页信徒。可是1901年他被开除教籍，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托尔斯泰所信奉的基督教是《圣经》里所宣示的原旨教义，这些教义在《新约》里的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里的道德训诫，是托尔斯泰最为赞赏的。他认为基督教的核心就是“爱”。这是一种泛爱，不仅爱人，视人为兄弟和家人，而且珍爱一切生命。基督就是这种爱的化身，他的献身精神就来自对人的爱，他以宽大的胸怀，自我牺牲的精神上了十字架，人们信仰基督教，就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可是东正教教会利用教会组织，成为统治者压迫残害人民的帮凶，也成为榨干信徒血汗的冷酷工具。东正教制订的各种教规、仪式、训诫等不仅充满着伪善，而且呈现出残忍的剥削，压榨与毒害人民的面目。对这一切，托尔斯泰看得很透，遂与之斗争，因为他不能见容于官方教会。

托尔斯泰曾亲自注释、汇编、论述过《新约》里的四部福音，他的一些作品所引的教义和训诫都是来自福音书。福音书所宣示的忍受、谅解、宽恕等等，成为道德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滥觞。

在托尔斯泰心目中，爱和上帝是统一的。他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

帝。”在《生活之路》第五章里谈得更为明确：“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上帝里面……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他就住在我们心中，他的爱也就在我们心中实现。”（《生活之路》商务版，61页）从这些话里不难看出：一、爱是信奉的至高境界；二、信仰的普世化、生活化、现实化；三、与官方教会完全和根本不同；四、没有信仰组织、仪式、规约等无用而繁琐的附加因素，只求心中有爱。

既然是普世的、生活化的，因而大家只要信奉且实践爱，便会道德自我完善，营造出家庭幸福、社会安宁的美好结果。自我道德完善便是达到和谐理想境界的有效途径。

把爱与基督等同，与上帝统一，反映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观念，形成他的以人为本的宗教道德观。说穿了，他信奉的是人的力量，信奉人本身的道德威力及其影响，全面缓释和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爱的宗教代替了官方教会，是一种官方教会的具体呈现。

托尔斯泰的道德宗教，或者说爱的宗教，其根深扎在千百万宗法制农民之中，从他们身上他发现他们笃信宗教真诚无比，他们背负历史的重荷。忍受、宽恕、谅解，是支撑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强大力量，他们在贫穷与无权的双重压力下，保存了俄罗斯民族的存在与发展。这一切便是他总结出爱的道德宗教的源泉。当然这一切也成为对大地崇拜情结产生并凝固的客观基础。否定和抹杀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显然是不实际的徒劳而已。

当然，他的道德主义也并非完全是精华，摈弃其中的糟粕自属情理之中。托尔斯泰长期浸沉在千百万宗法制农民之中，受到良好的影响，同时也兼收了他们的偏见，一分为二地分析这一现实乃是客观而公正的。

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并不与他的道德主义相互对立，虽有此消彼长，或是此长彼消的差别，但这无碍于根本事实的客观存在。

六

在张中锋的书稿中，还广泛运用了比较方法，有横向的平行比较，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面比较，深刻而细微，颇有新意；还有纵向的超越时空的比较，如和司汤达的比较，托尔斯泰作品前后塑造同一主题的比较，见地甚深，尤应引起关注。把托尔斯泰经常被人忽视的《三死》与后来写成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死亡意识加以比较，更值得学人关注。它不仅反映出托尔斯泰创作风格的变化，更展示了托尔斯泰全面关怀人的思想变化，以此敦促人们良智的提升。

另外，对中篇小说《哥萨克》与《哈吉·穆拉特》的评述，新意迭出，很有见地。对传统的观点做了颠覆性的破坏，树立起新颖的分析与鉴赏。他不再谴责奥列宁，解脱了他作为多余人的帽子。至于哈吉·穆拉特，他以热情的笔触，赞美其英雄性格，把他看作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巨大成就，也看作大地崇拜情结再一次昂扬的具体表现。对《舞会之后》的彻底性否定，也是惊人之笔，值得学人进一步思考。

如本文开头所讲的，评论和研究托尔斯泰思想与创作是一项十分沉重的任务，单是掌握已有成就的资料、观点、体系、类型，便是不易做到的。青年学者闯进这个领域，有勇气和胆识选择了难以开拓的选题，这的确值得学界给予肯定和鼓励。惟其如此，其专著《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些问题择其要者有：

一、对大地崇拜情结，仍有深挖的余地和空间。这种以俄罗斯人文景观为依据的情结并非是个浑然的整体。在该书作者的笔下似乎只有正面的思维力量。既然俄罗斯人文景观中正反交错，那么崇拜情结中也应有消极和偏见、陋习和愚昧。托尔斯泰是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有力和软弱的方面，必然都带入这个情结。再度界定和研究其内涵和外延，似乎很有必要。

二、分析一部作品或作家的整个创作，还应该从整体着眼，全面切入，体会，分析，方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单单抓住大地崇拜情结去分析像《战争与和平》这样规模宏伟的史诗就难免孤军深入，挂一漏万，片面性过强过大。托尔斯泰作品里的情节和人物大都有生活原型，忽视这一点，就会与作者的写作动机相悖谬。如《童年》里的萨维斯娜，《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与玛丽等人物形象身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养育人，他呼之为姑姑的达吉雅娜·叶戈尔斯卡娅，以及他母亲玛丽的某些影子。达吉雅娜·叶戈尔斯卡娅与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相恋，因家庭贫穷无法备办丰厚的嫁妆而主动退出，以支持尼古拉与家庭富足、长相甚丑的玛丽公爵小姐成婚。玛丽是个贤妻良母，给尼古拉带来丰盛的嫁妆，其中包括雅斯纳亚·波里雅娜庄园，婚后育有四子一女，因产后热而过早病逝。接着托尔斯泰父亲、祖母、两位姑姑，都先后在短时间

内死去。托尔斯泰四兄弟和妹妹便成了孤儿。这时候达吉雅娜挺身而出，担负起抚育人的责任。托尔斯泰对这位终生不嫁，为尼古拉的幸福及子女的成长献出了自己一生的姑姑，无比爱戴和敬仰。托尔斯泰四兄弟分家时，托尔斯泰要求终生赡养她，直至老年死去。达吉雅娜一直在托尔斯泰家中，参与托尔斯泰家的事务，包括启迪他写作。对这位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妇女，托尔斯泰终生感激，视为亲生母亲，因而常在作品中赞美她。

三、关于《复活》的评价，我个人不苟同于它是三部长篇小说中最差的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都很低的结论。写作这部小说作者花了十一年（1889 - 1899）的时间，其原因是与律师柯尼协商，取得柯尼的支持；写作过程加进了许多新作，特别是应时的理论著作《艺术论》等。对《复活》的构思也十分费力费时，例如访问监狱，参加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的救灾运动。直到1895年他才决定了从“她”玛丝洛娃入手写作，使农民问题被开门见山地提出。这部小说结构紧凑，人物刻画细腻，情节推进有序。托尔斯泰写得十分认真、严肃，多次易稿毁稿。单手稿就达7000多印张，几乎等于《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手稿的和（《战争与和平》5200印张，《安娜·卡列尼娜》2500印张）。托尔斯泰在艺术描写上匠心独运，绞尽脑汁，如小说以自然景色破题，清新明朗，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却与人民受难的凄惨景象对照出现。玛丝洛娃被押往法庭，一走出监狱却不习惯阳光，周边飞翔的鸽子引起她的叹息与沉思。写得何等细腻、感人。又如聂赫留朵夫三次探监双方心理活动与对话何等真实，可谓绝笔，至今无人超越。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的那个夜晚河水时断时继，时响时隐，更是值得深思。为了赎罪，他处理了田产，再次来到农村，那个如注的暴雨之夜，引起他诸多联想。托尔斯泰处理细节更是呕心沥血。为了寻找玛丝洛娃的眼神，“微微斜睨的”神态竟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给她一个黑色的眼珠是夫妻二人多次商讨的结果。至于为了本真地展示男女主人公的性格，使他们二人断然分手，改变了原先二人结婚移居英国的结局，使现实主义取得最终的胜利。《复活》的艺术表现超过了前两部，这是作品客观的实际存在。令人讨厌的是作品结尾引列了大量的《圣经》，这确实是失败之笔，破坏了小说完整美好的结构与情节，应该受到摒弃与谴责。最后《复活》的社会效益以及受到广泛的社会称誉，广大读者也十分喜爱它。这自然应予以重视，作为评价作品的参照。因此关于《复活》的评价，还有待于大家参与

讨论，商榷，进一步认知。

尽管有一些尚待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张中锋的书稿《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毕竟是一部新锐之作，成功之作，破冰之作。年轻学者的胆识与刻苦向学的精神是他成功的秘笈。我深信这是个好的开头，在不久的将来会结出更多的丰硕成果。在今天学术界的因循之气尚未廓清，外国文学研究仍需要真正启蒙的大好时机，张中锋的实践是有益的尝试。我衷心期待着他新成果的再现。

2015年7月1日完稿于西安杏园寓所